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于時和

明儒學案卷二十六

餘姚　黃宗羲　撰

南中相傳學案二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武進人也嘉靖乙丑會試第一授武選主事丁内艱起補稽勲調考功以校對實録改翰林編修不欲與羅峯爲縁告歸羅峯恨之用吏部原

職致仕皇太子立選宮僚起為春坊司諫上常不御朝
先生與念菴浚谷請於元日皇太子出文華殿百官朝
見上大怒奪職為民東南倭亂先生痛憤時艱指畫方
略於當事當事以知兵薦之起南部車駕主事未上改
北部職方員外先生至京即陞本司郎中查勘邊務繼
而視師浙直以為禦島裔當在海外鯨背機宜豈可懸
斷華屋之下身泛大洋以習海路敗賊於崇明沙陞太
僕寺少卿右通政未上擢僉都御史廵撫淮揚先生方

勦三沙賊江北告急乃以三沙付總兵盧鏜而擊賊於江北敗賊姚家蕩又敗廟灣幾不能軍先生復向三沙賊適至江北先生急督兵過江蹙之賊漸平會淮揚大祲賑饑民數十萬行部至泰州卒於舟中庚申四月一日也年五十四先生晩年之出由於分宜故人多議之先生固嘗謀之念菴念菴謂向嘗隷名仕籍此身已非己有當軍旅不得辭難之日與徵士處士論進止是私此身也凡之學力安在於是遂決龜山應蔡京之召龜

山徽士處士也論者尚且原之況於先生乎初喜空同詩文篇篇成誦下筆即刻畫之王道思見而歎曰文章自有正法眼藏奈何襲其皮毛哉自此幡然取道歐曾得史遷之神理久之從廣大胸中隨地湧出無意為文而文自至較之道思尚是有意欲為好文者也其著述之大者為五編儒編左編右編文編稗編是也先生之學得之龍谿者為多故言於龍谿只少一拜以天機為宗以無欲為工夫謂此心天機活物自寂自感不容人

力吾惟順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欲根洗淨機不握而自運矣成湯周公坐以待旦高宗恭默三年孔子不食不寢不知肉味凡求之枯寂之中如是艱苦者雖聖人亦自覺此心未能純是天機流行不得不如此著力也先生之辨儒釋言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澹然無一

喜怒哀樂之交故儒佛分途只在天機之順逆耳夫所謂天機者即心體之流行不息者是也佛氏無所住而生其心何嘗不順逆與流行正是相反既已流行則不逆可知佛氏以喜怒哀樂天地萬物皆是空中起滅不礙吾流行何所用銷但佛氏之流行一往不返有一本而無萬殊懷山襄陵之水也儒者之流行盈科而行脈絡分明一本而萬殊先河後海之水也其順固未嘗不同也或言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佛氏未嘗不

萬殊然佛氏心體事為每分兩截禪律殊門不相和會威儀細行與本體了不相干不可以此比而同之也崇禎初諡襄文

荆川論學語近來談學謂認得本體一超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中人以上有所不能竟成一番議論一番識見而已天理愈窮則愈見其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見其植根之甚深彼其易之者或皆未嘗實下手用力與用力未嘗懇切者也與張士宜　古之所謂儒者豈盡

律以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搖動而後可謂之學也哉天機盡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苦拘束然人知恣睢者之為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為率易也人知任情佚宕之為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為無拘束也與陳兩湖

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靈藥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使一些私見習氣不留下種子在心裏便是小心矣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為矜持把捉則便與鳶飛魚躍意

思相妨矣江左諸人任情恣肆不顧名檢謂之洒脱聖賢胸中一物不礙亦是洒脱在辨之而已凡以為洒脱與小心相妨耶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能洒脱非二致也與蔡子木　近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舍四十年前見解種種抹殺於清明中稍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渾成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却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完全還他去然

以為有物則何覩何聞以為無物則叅前倚衡瞻前忽後非胸中不持世間一物則不能見得此物非心心念念晝夜不舍如養珠抱卵下數十年無滲漏的工夫則不能収攝此物完養此物自古宇宙間豪傑經多少人而聞道者絶歎其難也與王道思

嘗驗得此心天機活物其寂與感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與之寂與之感只是順此天機而已不障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若使欲根洗盡則機不握而自運所以為感也所以為寂

也天機即天命也天命者天之所使也立命在人人只立此天之所命者而已白沙色色信他本來一語最是形容天機好處若欲求寂便不寂矣若有意於感非真感矣　出入無時莫知其向此真心也非妄心之謂也出入本無時欲有其時則强把捉矣其向本無知欲知其向則强猜度矣無時即此心之時無向即此心之向無定體者即此心定體也答雙江　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自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中得之本體不落聲臭工夫

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欲無欲之間欲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酬酢云為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絲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棲心虛寂亦是未離乎聲臭也答張甬川

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此語須是活看蓋世人病痛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真源故發此耳若識得無欲為靜則真源波浪本來無二正不必厭此而求彼也兄云山中無靜味而欲閉關獨卧以待心志之定即此便有欣羨畔援在矣請且無求靜

味只於無靜味中尋討毋必閉關只於開門應酬時尋討至於紛紜轇轕往來不窮之中試觀此心如何其應酬轇轕與閉關獨卧時還有二見否若有二見還是我自為障礙否其障礙還是欲根不斷否凡更於此著力一番有得有疑不惜見教也答呂沃州　近會一二方外人見其用心甚專用工最苦慨然有歎於吾道之衰蓋禪家必欲作佛不坐化超脱則無功道人必欲成仙不留形住世則無功兩者皆假不得惟聖賢與人同而與人

異故為其道者皆可假托溷賬自誤誤人竊意當時聖賢用心專而用工苦者豈獨百倍方外人之修鍊而已必有啞子喫苦瓜與你説不得者而世人乃欲安坐而得之以其世間功名富貴之習心而高談性命之學不亦遠乎與念菴

當時簒弑之人必有自見己之為是而見君父之甚不是處又必有邪説以階之如所謂邪説作而弑君弑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辨別題目正其為弑如州吁弑完一句即曲直便自了然曲直了然即是

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為氣所使昧了是非迷了本來君父秉彜之心是以其時惡力甚勁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便自動彈不得益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舊説以為亂臣賊子懼於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是有所為而非真心且其所懼能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於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為春秋書其名脅持恐動人而使之懼此又只説得董狐南史之作用而非所以語於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

也答姪孫

慈湖之學以無意為宗竊以學者能自悟本心則意念往來如雲物相盪於太虛不惟不足為太虛之障而其往來相盪乃即太虛之本體也何病於意而欲掃除之茍未悟本心則其無意者乃即所以為意也

心本活物在人默自體認處何如不然則得力處即受病處矣答南野

世間伎倆世間好事不可掛在胸中學之滲漏多正兠攬多耳昔人所以絶利一原不如是則不足以收斂精神而凝聚此道也答胡青崖

近來學者病

痛本不刻苦搜剔洗空欲障以元妙之語文夾帶之心直如空花竟成自誤要之與禪家鬬機鋒相似使豪傑之士又成一番塗塞此風在處有之而號為學者多處則此風尤甚惟默然無説坐斷言語意見路頭使學者有窮而反本處庶幾挽歸真實力行一路乃是一貼急救良方

答張士宜

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

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生於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觸乃在於聞見聲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於順故其所謂不覩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於覩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於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强同者中庸輯略序

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學者黙識其動而存

之可矣是以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其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為其所謂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參乎其間也學者往往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矣而不知思慮即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有患此心之無著而每存一

中字以著之者矣不知心本無著中本無體也若此者彼亦自以為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捽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紛擾也明道語略序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唐鶴徵字元卿號凝菴荆川之子也隆慶辛未進士選禮部主事與江陵不合中以浮躁江陵敗起歷工部郎遷尚寶司丞陞光禄寺少卿又陞太常寺少卿歸起南

京太常與司馬孫月峯定妖人劉天緒之變謝病歸萬
歷己未年八十二卒先生始尚意氣繼之以園林絲竹
而後泊然歸之道術其道術自九流百氏天文地理稗
官野史無不究極而繼乃歸之莊生逍遥齊物又繼乃
歸之湖南之求仁濂溪之尋樂而後怳然悟乾元所為
生天地生人物生一生萬生生不已之理真太和奧窔
也物欲不排而自調世情不除而自盡聰明才伎之昭
灼旁蹊曲徑之奔馳不収攝而瑩然無有矣語其𧢲孫

文介曰人到生死不亂方是得手居常當歸併精神一路毋令漏洩先生言心性之辨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故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是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也此數言者從來言心性者所不及也乃先生又曰知天地之間只有一氣則知乾元之生生皆是此氣乾元之條理雖無不清人之

受氣於乾元猶其取水於海也海水有鹹有淡或取其一勺未必鹹淡之兼取未必鹹淡之適中也間有取其鹹淡之交而適中則盡得乾元之條理而為聖為賢無疑也固謂之性或取其鹹或取其淡則剛柔強弱昏明萬有不同矣皆不可不謂之性也則此言尚有未瑩蓋此氣雖有條理而其往來屈伸不能無過不及聖賢得其中氣常人所受或得其過或得其不及以至萬有不齊先生既言性是氣之極有條理處過與不及便非條

理矣故人受此過不及之氣但可謂之氣質不可謂之性若以之為性則只言氣是性足矣不必言氣之極有條理處是性也無乃自墮其説乎然則常人有氣質而無性乎蓋氣之往來屈伸雖有過不及而終歸於條理者則是氣中之主宰故雨暘寒燠恒者暫而時者常也惟此氣中一點主宰不可埋没所以常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其權歸之學矣

桃溪劄記鶴徵避暑於桃溪偶校先君子所纂諸儒語要寄吳侍御叔行入梓時有觸發處隨時記

之以請於同志幸有以正之也　乾元所生三子曰天曰人曰地人何以先於地也地坤道也承天時行不得先天也故後則得主先則迷矣人却可先可後者故曰御天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世人皆謂天能生人不知生人者却是統天之乾元耳人生於乾元天地亦生於乾元故並稱之曰三才　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後又言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何也人與天並生於乾元乾元每生一物必以全體付之天得一箇乾元人也得一箇乾

元其所得於乾元絶無大小厚薄之差殊中庸後面言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天與文王毫髮不差特在天名之曰不已在文名之曰純耳非其本來之同文王之純安能同天之不已哉然惟天則萬古不變而人不皆文也人不皆文且以為天非人之所可及矣故告之曰在天為命在人則謂之性其實一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欲知人之性非知天之

命不能知性之大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示人以盡性之則也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時時看此樣子也孟子亦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斯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生生不已皆此也乾元也太極也太和也皆氣之别名也自其分陰分陽千變萬化條理精詳卒不可亂故謂之理非氣外别有理也自其條理之不可亂若有宰之者故謂之帝生之為天則謂之命以乾坤之所由不毀言也生之為人則謂之

性以吾心舍此生機言也天率是命而運則謂之天道人率是性而行則謂之人道借道路之道以名之也人以為斯理斯道斯性斯命極天下之至靈非氣之所能為不知舍氣則無有此靈矣試觀人死而氣散尚有靈否　心性之辨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故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是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處在方寸之

虛則性之所宅也觀製字之義則知之矣心中之生則性也蓋完完全全是一個乾坤托體於此故此方寸之虛實與太虛同體故凡太虛之所包涵吾心無不備焉是心之靈即性也詩書言心不言性言性不言心非偏也舉心而性在其中舉性而心在其中矣蓋舍心則性無所於宅舍性則心安得而靈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始兼舉而言之實謂知得性中所藏之性而盡之乃所以盡心也非知性則心又何所盡即其不可分

言益明矣試觀人病痰迷心竅則神不守舍亦一驗也

知天地之間只有一氣則知乾元之生生皆是此氣知乾元之生生皆此氣而後可言性矣乾元之條理雖無不清人之受氣於乾元猶其取水於海也海水有鹹有淡或取其一勺未必鹹淡之兼取未必鹹淡之適中也間有取其鹹淡之交而適中則盡得乾元之條理而為聖為賢無疑也固謂之性或取其鹹或取其淡則剛柔强弱昏明萬有不同矣皆不可不謂之性也凡可以

學而矯之者其氣皆未甚偏至於下愚不移斯偏之極矣全以其困而終不能學也孔子謂之相近亦自中人言之耳上智下愚不與也然要之下愚而下則為禽獸為草木乾元生生之機則無不在也他不能同好生惡死之心同也葢以乾元之氣無非生也　乾之彖曰各正性命九五之文言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則所謂各正矣然則雖聖人在上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亦豈能使禽獸草木之靈同於人亦豈能使下愚之

同於上智哉則已不害其為各正矣　世儒爭言萬物一體盡人性盡物性參贊化育不明其所以然終是人自人物自物天地自天地我自我勉强湊合豈能由中而無間須知我之性全體是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無不是這性人物之性有一毫不盡天地之化育有一毫參贊不來即是吾性之纖毫欠缺哉則知盡人物贊化育之不容已矣　人見中庸遞言盡已性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似是盡已性外别有盡人物之性

而盡人物之性外仍有參贊之功不知盡人物之性乃所以自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即所以參贊化育蓋緣吾人除却生人生物別無已性天地除却生人生物別無化育故至誠盡得人物之性方是自盡其性即是贊化育矣　何謂盡人性盡物性俾各不失其生機而已故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聖人於盡人物之性以自盡其性未嘗時刻放過然子貢說起博施濟衆聖人却又推開了曰堯舜其猶病諸蓋聖人能必得已

所可盡處而不能必得時位之不可必博施濟衆非有加於欲立欲達之外也必須得時得位乃可為之合下只有一個立人達人之心而已　惟易標出一個乾元來統天見天之生生有個本來其餘經書只說到天地之化育而已葢自有天地而乾元不可見矣然學者不見乾元總是無頭學問　孔子舍贊易之外教人更不從乾元說起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及諸門弟子猶不能解直欲無言孔子總是善誘

說來只是孔子的與學者絕無用處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其教也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皆所以使之自得耳為學為教舍自得別無入路欲自得舍悟別無得路孔子之無言乃所以深言之也晦菴先生謂以悟為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不知其用字不同耳伊尹之先覺後覺則覺即悟也聖門之生知學知困知則知即悟也即後儒之所謂察識亦悟也豈可以用字不同而論其有無哉　聖人

到保合太和全是一個乾元矣蓋天下之物和則生乖戾則不生此無疑也乾元之生生亦只此一團太和之氣而已人人有此太和之氣特以乖戾失之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其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然則中節即是和與人同即是中節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所謂與人同所謂中節也然則求復其太和之氣豈在遠哉亦自其與人相近者察之而已 自古聖人論學唯

曰心曰性曰命並未有言氣者至孟子始有養氣之說真見得盈天地只有一氣其所謂理所謂性所謂神總之是此氣之最清處清便虛便明便靈便覺只是養得氣清虛明靈覺種種皆具矣然所謂養者又非如養生家之養也以直養之而已必有事焉所謂養也正忘助皆暴也害也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所謂直也然非可漫然得養也須要識得然後養得其識法則平旦之氣是也蓋氣原載此虛明靈覺而來養之所以使氣與虛明

靈覺仍舊混然為一不失其本來而已　盈天地間只有此氣則吾之氣即天地萬物之氣也吾之性即天地之命萬物之性也所以天地自天地我自我物自物者我自以乖戾塞其流通之機耳以直養則未發即是中已發即是和吾之氣吾之性仍與天地萬物為一矣故曰塞乎天地之間故曰保合太和吾之氣吾之性至與天地萬物為一此所謂純亦不已尚何仙佛之足言

仁生機也已者形骸即耳目口鼻四肢也禮則物之則

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則人之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何莫非此生機而生我者即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也何以不相流通必待於克己復禮也人惟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之失其則斯有所間隔非特人我天地不相流通雖其一身生機亦不貫徹矣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茍能非禮勿視目得其則矣非禮勿聽耳得其則矣非禮勿言口得其則矣非禮勿動四肢得其則矣各得其則則吾一身無往非生機之所貫徹

其有不與天地萬物相流通者乎生機與天地萬物相流通則天地萬物皆吾之所生生者矣故曰天下歸仁中庸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則歸仁之驗也　致知致曲之致即孟子所謂擴而充之矣然必知皆擴而充之不知則所擴充者是何物故致知在得止之後致曲在明善之後皆先有所知而後致也知即明德也此知豈曰人所本無哉情識用事而真知晦矣即有真知發見於其間無由識矣故曰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

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非悟非自得何由知哉然徒曰致良知而未識所謂良知者何狀幾何不認賊作子也　東萊氏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則陽明先生之致良知前人既言之矣特格物之說真如聚訟萬世不決何歟亦未深求之經文耳論格物之相左無如晦菴陽明二先生然其論明德之本明卒不可以異也私欲之蔽而失其明故大人思以明其明亦不可以異也則格物者明明德之首務亦明明德之實

功也陽明以心意知為物而格之則心意知不可謂物也晦菴謂事事物物而格之則是昧其德性之真知而求之聞見之知也涑水有格去物欲之說不知物非欲也近世泰州謂物物有本末之物則但知身為本天下國家為末之說皆可謂之格物皆可謂之明明德乎必不然矣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則凡言物必有五官矣則即格也格字之義以格式之訓為正格式非則而何要知物失其則則物物

皆明德之蔽物得其則則物物皆明德之用旣灼見其所謂明德而欲致之以全其明非物物得則何以致之孔子告顔子之為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格物之功也視聽言動悉無非禮則五官各就其明矣明德當何弗明哉此所謂物格而知至也中庸或生而知之以下六之字皆指性也生而知安而行是率性之謂道也學而知困而知求知此性而率之也舍率性之外別無道舍知性之外別無學學知困知者

較之生知只是多費一倍工夫於未知之先耳及既知之後與生知各各具足矣故曰及其知之一也世謂生知不待學故朱夫子於凡聖人好古敏求好學發憤皆以為謙己誨人非也知而弗行猶勿知也即曰安行在聖人自視未嘗不曰望道未見未嘗不曰學如不及即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亦學也葢行處即是學處特視利與勉强者能出於自然耳不可謂非學也　遵道而行即是君子深造之以道

不至於自得即所謂半塗而廢也然自得亦難言矣深造以道可以力為自得不可以力為也即有明師亦惟為勞來匡直輔翼以使之而已不能必之也有言下即得者有俟之數年而得者有終身不得者有無心於感觸而得者有有心於叅求而得者有有心無心俱不得者及其得之也師不能必其時必其事已亦不能必其時必其事也學者須是辦必得之志則無不得者矣

盈天地之間只有一氣惟橫渠先生知之故其言曰太

和所謂道又曰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　宗人惟以聖人之好學為謙己誨人遂謂生知無學後來宗門更生出一種議論謂一悟便一了百當從此使人未少有見輒以自足儒為狂儒禪為狂禪不知自凡民視之可使由不可使知行似易而知難自聖人視之則知猶易而行之未有能盡者也故曰堯舜其猶病諸蓋斯道之大雖極於無外而中則甚密無纖毫

滲漏倘有滲漏則是有虛而不滿之處不足以為大矣故中庸曰優優大哉言其充足之為大也非學之密其功與之俱無滲漏何以完吾之大乎聖人之勉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皆此意也學其有止息乎此子貢請息而孔子告之以死也　孟子既曰持其志又曰無暴其氣似掃性宗之學既曰勿忘又曰弗助長似掃命宗之學孟子時佛法未入中國已豫為塞其竇矣至於勿助長人皆謂即是義襲然孟子之

自解曰助之長者揠苗者也揠苗者斷其根者夫義襲
誠有害然何至斷根憬然悟懵然改則根本自在矣獨
以為揠苗為喻者自老氏御氣之說以至元門之煉氣
皆是也蓋惟是則將氣矯揉造作盡失本來雖有人與
說破直養之道念頭到處依然走過熟路矣奚復能直
養哉此所以為斷根也　管登之嘗分别學有透得乾
元者有只透得坤元者此千古儒者所不能道語亦千
古儒者所不可不知語透得坤元只見得盡人物之性

是人當為之事猶似替人了事惟透得乾元纔知盡人物之性是人不容不為之事直見了自己事　少時讀孟子告齊宣好貨好色之說以為聖賢教人點鐵成金手段及今思之乃知是單刀直入不著絲毫處與孔子欲立欲達只換得一個名目蓋舉得個與百姓同之一念便是民之所好好之矣　學莫嚴於似是之辨故中庸聖經之下首别君子小人之中庸孟子七篇之將終極稱鄉愿之亂德則夫孔子誅少正卯之行僻而堅等

語猶是可非可刺未足為似也直至非之無非刺之無刺則其似處真有不可以言語名狀分别者焉得不惑世誣民也故孔子於老子謂之曰猶孟子於鄉愿謂之曰似皆春秋一字之斧鉞也然真實自為之人反之吾心自有烱然不可昧者　古稱異端者非於吾性之外别有所謂異也端即吾之四端耳蓋吾之四端非可分而為道者也其出本於一源其道實相為用見之未審執其一曰吾性如是吾道在是矣則非惟其三者缺焉

而莫知即其所見之一亦非吾之所謂一矣焉得不謂之異乎楊氏之始豈不自以為仁卒至無父而賊仁莫大焉惟其不知吾之四端不可分而為道也至於無忌憚之小人則與君子均窺其全矣惟窺其全則以吾性如是吾道在是無復顧忌天地惟吾所上下民物惟吾所顛倒而不得以拘曲之見繩之卒之與君子分背而馳遂有君子小人之别正由不知莫見莫顯之後有慎獨之功也曾子曰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此聖學之真血脉也　大學取於正心孟子曰勿正心何也正謂養氣則已正其源矣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必誠其意意非自誠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誠之也是正心者好惡之正也孟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與人相近則好惡幾於正矣氣得其養則無時非平旦之氣無時非好惡之正矣尚何有正心之功也此所謂正其源也苟氣之失養而徒欲正心則以心操心反茲勞擾心安可得而

正哉　余訓慎獨之獨為不與萬法為侶至尊無對非世儒所能獨知之地或曰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說亦不可廢余因反復思惟乃知終不然也傳者引曾子十目十手之云則既喫緊破此見矣小人正謂念之初發人不及知可為揜飾故閒居為不善見君子而揜之不知其念發時已是十目十手之所指視君子已見其肺肝矣藉令一念之發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則十目十手亦已指視即欲挽回必不可得且既欲

挽回則視之小人之著善相去幾何反之此心亦不必慊故所稱獨者必是萬感未至一靈炯然在大學即明德之明在中庸正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於此加慎乃可意無不誠發無不中節耳於此而不慎念之發如弩箭既已離弦其中不中之機安得復由乎我也　一切喜怒哀樂俱是此生機作用除卻喜怒哀樂別無見生機處　一切喜怒哀樂正是我位天地育萬物的本子故曰大本大學以好惡貫孝弟慈故以所惡於上毋以

使下等語証之中庸以喜怒哀樂貫子臣弟友故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証　中庸一書統論性體大無不包其實際處全是細無不滿所以成其大大無不包天命之謂性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是也既已知得時工夫却在細無不滿處做故云君子之道費而隱自夫婦之與知與能以至天地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莫非性體之所貫徹故凡達德達道九經三重以至草木禽獸與夫天地鬼神至繁至賾莫非吾性體中一毫滲漏不得

者蓋凡為乾元之所資始則莫非吾性之所兼該其大非是空大實實填滿無有纖微空隙方是真大故既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覩優優蓋充足而且有餘其大斯無一毫虧欠耳不然少有虧欠處便是大體不全矣始知學人見地尚有到處行願真難得滿聖賢一生兢兢業業履薄臨深皆只為此彼謂一悟便一了百當真聖門中第一罪業也　孔子語學曰約禮曰復禮禮是何物即易所

謂天則書所言物則也蓋禮之所由名正謂事事物物皆有一個恰好至當處秩然有序而不可亂處所謂則也恰好至當之處便是天理人心之至天理人心之至處安得不約復此安得非仁　善解博文約禮之說無如孟子其言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添却詳說二字便有歸約之路矣何者說之不詳則一物自有一物一事自有一事判然各不相通惟詳究其至當恰好處寧復有二乎哉世謂博即是約理無後先恐未究

竟　中庸内省不疚無惡於志正是獨處正是未發故曰人所不見若省之念發時則十目所視矣安得尚言不見也知微之微正是莫顯乎微之微猶非獨體葢惟其知微之不可揜故於微之先求無惡耳　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明道先生謂即是鳶飛魚躍氣象又云會得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魄白沙先生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千古以為直道上乘

妙語細繹之猶在活潑瀟灑赤地潔潔淨淨窠臼未是

孟子血脈乾元體段也　平旦之氣一念未起何以好

惡與人相近正所以指明獨體也惟是一念未著好惡

明德之明炯然暫露乃是大學知體中庸性體能好能

惡能哀樂能喜怒之本於此得正所以好惡與人近

人身之氣未嘗不與天通只為人之喜怒哀樂不能中

節則乖戾而不和遂與太和之氣有間隔果如孟子所

謂直養於本分上不加一分不減一分則一身之氣即

元始生生之氣萬物且由我而各正保合天地且由我而參贊矣氣至於此死生猶晝夜一闔一闢而已

明儒學案卷二十六

明儒學案卷二十七

餘姚　黄宗羲　撰

南中相傳學案三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徐階字子升號存齋松江華亭人生甫周歲女奴墮之眢井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絶矣後三日蘇五歲從父之任道墮括蒼嶺衣絓於樹得不死登嘉靖癸未進士

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張羅峯欲去孔子王號變像設為木主爭之不得黜為延平推官移浙江提學僉事晉副使視學江西諸生文有顏苦孔之卓語先生加以横筆生白此出揚子法言非杜撰也先生即離席向生揖曰僕少年登第未嘗學問謹謝教矣聞者服其虚懷召拜司經局洗馬兼侍講居憂除服起國子祭酒擢禮部侍郎改吏部久之以學士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尚書召入直無逸殿廬撰青詞京師戒嚴召對頗枝柱分宜口上

多用其言分宜恨之中於上先生贊元恭謹上怒亦漸
解加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滿考進武英殿
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少傅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
熙殿隘甚分宜請幸南城南城者英宗失國時所居上
不悅先生主建萬壽宮令其子璠閱視當於上意進少
師分宜之勢頗絀亡何而敗進階建極殿自分宜敗後
先生秉國成內以揣摩人主之隱外以收拾士大夫之
心益有所發舒天下亦頗安之而與同官新鄭不相能

世宗崩先生悉反其疵政而以末命行之四方感動為之泣下新鄭以為帝骨肉未寒臣子何忍倍之衆中面折之在朝皆不直新鄭新鄭遂罷穆宗初政舉動稍不當人心者先生皆為之杜漸宫奴不得伸其志皆不悦而江陵亦意忌先生以宫奴為内主而去先生先生去而新鄭復相修報復欲曲殺之使其門人蔡春臺國熙為蘇松副使批其室家三子皆在縲絏先生乃上書新鄭辭甚苦新鄭亦心動未幾新鄭罷三子皆復官天子

使行人存問先生年八十矣明年卒贈太師謚文貞聶雙江初令華亭先生受業其門故得名王氏學及在政府為講會於靈濟宮使南野雙江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時癸丑甲寅為自來未有之盛丙辰以後諸公或殁或去講壇為之一空戊午何吉陽自南京來復推先生為主盟仍為靈濟之會然不能及前矣先生之去分宜誠有功於天下然純以機巧用事敬齋曰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故無論

先生田連阡陌鄉論雖黄即其立朝大節觀之絶無儒者氣象陷於霸術而不自知者也諸儒徒以其主張講學許之知道此是回護門面之見也

存齋論學語親親仁民愛物是天理自然非聖人强為之差等只如人身雖無尺寸之膚不愛然却於頭目腹心重於手足皮毛爪齒漸漸輕過有急却濡手足焦毛髮以衛腹心頭目故此是自然之理然又不可因此就說人原不愛手足毛髮故親親仁民愛物總言之又只

是一個仁愛也　人須自做得主起方不為物所奪令人富便驕貧便諂者只為自做主不起　程子云既思即是已發故戒謹恐懼人都說是靜不知此乃是動處也知此則知所用力矣　為學只在立志志一放倒百事都做不成且如夜坐讀書若志立得住自不要睡放倒下去便自睡著此非有兩人也志譬如樹根樹根既立纔可加培溉百凡問學都是培溉底事若根不立即培溉無處施耳　凡為善畏人非笑而止者只是為善

之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不獨不畏非笑直至冒刑辟而為之此其故何哉只為於貪財好色上誠耳吾輩為善須有此様心乃能日進也

心不可放者不是要使頑然不動只看動處如何若動在天理雖思及四海慮周萬世只是存若動在人欲一舉念便是放也人之虛靈感應無方故心只是動物所以說聖人之心靜者乃形容其常虛常靈無私欲之擾耳非謂如槁木死灰也吾輩今日靜功正須於克己

上著力世儒乃欲深居默坐自謂主靜乎　令人見上官甚敬雖匍匐泥雨中不以為辱及事父兄却反有怠惰不甘之意利欲薰心故也　人未飲酒時事事清楚到醉後事事昏忘及酒醒後照舊清楚乃知昏忘是酒清楚是心之本然人茍不以利欲迷其本心則於事斷無昏忘之患克己二字此醒酒方也　知行只是一事知運於行之中知也者以主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實其知者也近有以知配天屬地行配地屬質分而為二不

知天之氣固行乎地之中凡地之久載而不陷發行而不窮者孰非氣之所為乎　默識是主本講學是工夫令人親師友觀書册等是講學事然非於心上切實理會而泛然從事口耳必不能有得得亦不能不忘故孔子直指用工主本處言之非欲其兀然高坐以求冥契也　道者器之主器者道之迹以人事言朝廷之上家庭之間許多禮文是器其尊尊親親之理是道以草木言許多枝葉花實是器其生生之理是道原不是兩物

故只說形而上下不說在上在下也　有言學只力行不必談說性命道德者譬如登萬仞之山必見山頭所在乃有進步處非可瞑目求前也除性命道德行個甚麽　人只是一個心心只是一個理但對父則曰孝對君則曰忠其用殊耳故學先治心茍能治心則所謂忠孝時措而宜矣　人言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然謂之蹊徑則非正路矣由之而行入之愈遠迷之愈深或至於榛莽荆棘之間而漸入窮山空谷之内去國遠矣況

能有至乎故學須辨路徑路徑既明縱行之不能至猶不失日日在康莊也　大學絜矩只是一個仁心蓋仁則於人無不愛上下前後左右皆欲使不失所故能推己以及之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學者須豫養此心始得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考功主事轉禮部員外郎中出為福建監軍副使移督湖廣學政

陞河南叅政入為太僕寺少卿改太常華亭當國引先生自輔凡海内人物國家典故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華亭者無不輻輳其門先生謝之不得力求出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卒官先生以知識即性習為善者固此知識習為不善者亦此知識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剛柔氣也即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善不善習也其剛柔則性也竊以為氣即性也偏於剛偏於柔則是氣之過

不及也其無過不及之處方是性所謂中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而往而必返其中體未嘗不在如天之亢陽過矣然而必返於陰天之恒雨不及矣然而必返於晴向若一往不返成何造化乎人性雖偏於剛柔其偏剛之處未嘗忘柔其偏柔之處未嘗忘剛即是中體若以過不及之氣便謂之性則聖賢單言氣足矣何必又添一性字留之為疑惑之府乎古今言性不明總坐程子惡亦不可不謂

之性一語由是將孟子性善置之在疑信之間而荀揚之説紛紛起廢矣

西堂日記古詩云百年三萬日有能全受三萬日者幾人哉童兒戲豫暗撇十年稍𫝀便習章句以至學校之比較棘闈之奔走又明去了二三十年中間有能用力於仁者能幾時哉夫子自衛反魯子夏年二十九子游年二十八曾子最少皆已卓然為儒就令觀之彼何人哉此何人哉令人登第大概三四十歲人方有一二知

向學者古之學者先學而仕故兩得之今之學者既仕方學故兩失之然就三十登仕者言之若冐勵朝聞夕死之志學到五六十歲亦必稍别於流俗奈何志之不立恁地悠悠耶　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者人之本人纔反本便知乾父坤母之義知天便是仁仁便能孝未有仁而不孝者若止言孝則未必有仁也人之愛父母也以其為身之本也乾坤與父母初無二本故曰事天如事親知得一本則虞舜曾參原無天人之别訂頑正欲

發此又被解得分析令人說孝曷嘗知有本來只是從幼見人親愛父母也去親愛父母豈有徹上徹下之道便做得成時秖到得薛包王祥更無進步所謂可使由之者也孔子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說仁孝者莫辨於此　古初生民大較與天相近堯非親桀非疎人之不能分天猶魚之不能離水也故動必本天言必稱天非以下合上之意中古聖人替以道字本欲易曉後人却只枉道上求便覺與天稍隔

一塵沒世并道字不識丈離縠襍日日戴皇天履后土不知天地在於何處所以人小而天大遂謂禮樂為顯鬼神為幽肝肺為内耳目為外几席為近燕貊為遠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在何處　人之一身即理也深愛已者須先識已識得在已何暇奉人令人為不善欲害人為穿窬非本心也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勝於鄉黨之間故為人而冒為之其為善者不忮不求亦非本心也以為不如是不足以酬士大夫之義故亦為人

而強為之是善固為人而不善亦為人也孟子曰人役

莊子曰訣人此輩是也率性之理有何光景有何聲采

天下之至淡在焉今人只為世情束縛不能埋頭反己

理會性分只是揀題選事供奉他人耳目竟與自家無

干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性無善不善所

謂人生而靜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性張子

曰性未成則善惡溷是也其有善者是繼之者也所謂

元者善之長無對者也性體空洞何嘗有孝弟來孝弟

者善之有徵而易見者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知善也非知孝也有知則有善無知則無善也是習之初也由是而稍長而有妻子而慕父母是習於善以保其善也由是而慕少艾慕妻子以懟父母是習於不善以喪其善也其習為善者固此知識其習為不善者亦此知識知識即性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民可使由之順帝之則也不可使知之不識不知也民用智則不能由聖人以人治人用智則鑿矣夫人安之難起之

易聖人不使知之安之也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是以知為明之也　古之學者必有宗學無宗則無以一道德孔子既沒此時當立宗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正此意也時年長莫如子貢學醇莫如曾子然子貢又獨居三年曾子年最少惟有若年亞子貢而學亦大醇故門人多宗焉使曾子稍能推之則宗立矣七十子之徒朝夕相依各陳孔子之業則微言豈易絶哉惟失此舉其後子夏居魏子張居陳子貢居齊漫無統一闕

里散後諸賢再無麗澤之資西河之人疑子夏為夫子而荀況莊周吳起田子方之徒皆學於孔子而自為偏見惟其無以就正之耳漢時五經師傳最盛有數百年之宗彼經術耳且以有宗而傳我孔氏之道德再傳而失之者宗之散也余觀有若言行如魯論檀弓所載者最為近道其論夫子出類處比之宰我子貢以聞見品題者自別故家語有古道之目左傳有稷門之望其沒也魯悼公弔之魯論一書出其門人所記為萬世準繩

後世只為四科無名又被史記說得鄙陋而孝弟行仁之義記者之詞不達其意遂與伊川象山有異同之說不得列於十哲令蹏子張而絀有若於東廡反居原憲南容之下豈禮也哉必有能正之者周公不之魯次子世為周公於畿內共和是也周之周召世為三公猶魯之三桓世為卿也故曰季氏富於周公非謂文公旦也異哉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之喪其妻哭之哀母以為子之好内也而責之子之好内以訓其生則可也若夫

没而哭禮也盍穆伯之喪穆姜以有禮稱然而皆枝葉也居夫之喪而往來於季康子之家嘵嘵辨論忘己之失而撓婦之得檀弓國語皆喜稱之豈草蟲卷耳之義相君孟姜之節為非禮乎且曰朝哭穆伯後哭文伯以為有不夜哭之禮夫寡婦不夜哭以男子之殯必於正寢夜行不便故輟以待旦非如漢人所謂避牀第之嫌也古者哀至則哭何朝暮之有枝葉如此本根之撥可窺矣

鄉飲酒為賓興而舉雖曰鄉飲實王朝之禮也

故其樂歌先王事後家事始歌四牡皇皇者華鹿鳴臣道也次南陔白華華黍子道也次間魚麗由庚嘉魚崇丘南山由儀自臣道而推之治國之事也次合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蘋采蘩自子道而推之齊家之事也至於鄉射則州長所以演其鄉子弟而未及於王事止歌關雎以下而已葢臣子之筮仕必有先公後私之心然後有事可做此聖人之意也　江河亦土也得水以名未嘗有水水流相禪一瞬不居非江河之有也人見江

河之多水而孰知非其有哉惟其不有是以能生負舟充查蕃魚長龍為世之需池沼者有其水者也故留之水性不遂而生道息故曰江河競注而不流　生之謂性性即氣也言氣則不必言性伊川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是二性也剛柔氣也即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皆性也試以不善者言之剛之惡必為强梁而不為陰忮柔之惡必為陰忮而不為强梁陰忮者習也其不能互為者以其根於性也使

其人一旦幡然焉則剛者必為輿閭而不能為縝密柔者必為縝密而不能為輿閭是亦性矣故曰善惡皆天理也　三代而上體統正論議明不惟君子有所用雖小人亦有用性非尾礫雖小人亦有寸長可用上有主張之者則亦揜庇其醜以技奉上之欲令之星卜醫巫皆出羲農豈其自為之算五行嘗百草哉亦衆人之能也後世則不然不惟君子無以展布雖小人亦無以展布彼小人者雖無悳大見識就其所蘊亦必平生之志

欲有立於天下但秕政之朝蹊徑不一內以彌縫婦寺之間外以揣摩人主之隱精神心術竭盡於此以博其富貴榮寵之私幾時能展布宿心之一二人見李林甫在位十九年以為志無不行不知幾時行得一事葢其精力機巧能使禄山懾服假使得用其才亦足以制范陽之命然其心方內蠱君慾外亢楊釗晝夜之力窮於蹊徑何嘗得少用其才嗚呼鼓舞作用之人才非聖人其孰能之　人畜羊豕豺虎善惡至明矣其所謂善惡

抑物之情耶人之情耶羊豕以其利於已也而愛之豺虎以其害於已也而憎之非天之生物果有所擇也天之賦物惟有生理騶虞之不殺豺虎之食人總是率性於人有何恩怨但鳥獸不可與同羣為人計者惟遠之而已周公驅猛獸程子放蝦皆不殺之此處須理會天之生人生物是生理也其為人為羊豕為豺虎是各正性命也豺虎而不吞噬則何以為生哉且人之畜羊豕也豈惟愛之亦噬之而已矣佛戒殺聖人不戒殺此處

難著愛憎字或曰人之食鳥獸也亦大之噬小與余曰大豈能噬小鼠之食肉鳥之啄牛蠅蚋之食人豈盡噬小哉此理相循無端人不能泥泥則無易矣　方長不折非止愛物只是養仁不獨賢者有此心也令人見折花擇蔬便自不忍及斬刈合抱就以為當然了無顧惜其不忍之心沒於見材之可用也有欲故也惟有欲便不能充

明儒學案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于時和

明儒學案卷二十八

餘姚　黄宗羲　撰

楚中相傳學案

楚學之盛惟耿天臺一派自泰州流入當陽明在時其信從者尚少道林闇齋劉觀時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門獨冠全楚觀徐曰仁同遊德山詩王文鳴應奎胡珊鳴玉劉瓛德重楊初介誠何鳳韶汝諧唐演汝淵龍起

胥正之尚可攷也然道林實得陽明之傳天臺之派雖盛反多破壞良知學脈惡可較哉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孝廉冀闇齋先生元亨

楚中相傳學案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蔣信字鄉實號道林楚之常德人少而端嚴盛暑未嘗袒裼不信形家術毋歿自擇高爽之地以葬登嘉靖十

一年進士第授户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出為四川僉事興利除害若嗜欲有道士以妖術禁人先生名之術不復驗寘之於法陞貴州提學副使建書院二所曰正學曰文明擇士之秀出者養之於中而示以趨向使不汩沒於流俗龍塲有陽明祠置祭田以永其香火湖廣清浪五衛諸生鄉試去省險遠多不能達乃增貴州解額使之附試尋告病歸御史以擅離職守劾之削籍後奉恩例冠帶閒住先生築精舍於桃花岡學徒雲集遠

方來者即以精舍學田廩之先生危坐其中絃歌不輟惟家祭始一入城閒或出遊則所至迎請開講三十八年十二月庚子卒年七十七屬纊時作詩曰吾儒傳性即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先生初無所師授與冀闇齋考索於書本之間先生謂大學知止當是識仁體闇齋躍然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即是以誠敬存之陽明在龍場見先生之詩而稱之先生遂與闇齋師事焉已應貢入京師師事甘泉

及甘泉在南雍及其門者甚衆則令先生分教之先生棄官歸甘泉遊南嶽先生從之彌月後四年入廣東省甘泉又八年甘泉再遊南嶽先生又從之是故先生之學得於甘泉者為多也先生初看論語與定性西銘領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三十二三時病肺至道林寺靜坐久之并怕死與念母之心俱斷一日忽覺洞然宇宙渾屬一身乃信明道廓然大公無内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始知向來領會元是思索去

默識尚遠向來靜坐雖有湛然時節亦只是光景先生自此一悟於理氣心性人我貫通無二以為六經具在何嘗言有個氣又有個理凡言命言道言誠言太極言仁皆是指氣而言宇宙渾是一塊氣氣自於穆自無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只就自心體認心是氣生生之心便是所言天命之性豈有箇心又有箇性此氣充塞無絲毫空缺一寒一暑風雨露雷凡人物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與一片精靈知覺總是此生生變化如何

分得人我又曰宇宙只是一氣渾是一團太和中間清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形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自有許多不同既同出一個太和則智的是性愚者豈不是性善者是性惡者豈不是性孟子却又何故獨言性善此處非功夫與天命合一不能知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一動一靜之間是天命本體造化所以神者在此故功夫到得勿忘勿助即便是此體那純粹至善的頭面便現出來便知性知

天知柔知剛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隨感而應孟子言性善正是於此處見得又曰二五之精即是理無極之真原是氣無極之流行變易便為二五之精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便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知二氣五行與男女萬物本自無而有則知中正仁義之極由靜而立先生既從一動一靜之間握此頭腦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所謂幾者聖賢戒慎恐懼正是於此精一用處即是體和處即是未發之中夫周子之所謂動者從

無為中指其不泯滅者而言此生生不已天地之心也誠神幾名異而實同以其無謂之誠以其無而實有謂之幾以其不落於有無謂之神先生以念起處為幾念起則形而為有矣有起則有滅縱極力體當只在分殊邊事非先生約歸理一之旨也先生之論理氣心性可謂獨得其要而工夫下手反遠之何也

桃岡日録人除却血肉只有這一片精靈喚做心一動一静之間正是這精靈元氣本體故心也者無知而無

不知無為而無不為不當於心外更求知得此心者又是何物　只須在天命上立根久則氣質自會融化天命上立根時時約氣質歸於一動一靜之間即氣質便是剛中柔中無聲無臭幾矣若只就氣質上强治何時得他融化　心亦是氣虛靈知覺乃氣之至精者耳心纔喜容色便喜纔怒容色便怒此便見心與氣貫通在未嘗二也　浩然之氣與夜氣平旦之氣同乃指精靈之心而言　智崇是心體高明處禮卑是應用中庸處

智崇是理一處透徹禮卑是分殊處停當如釋氏見得本來是空亦是智崇却外人倫日用何處得禮卑古今賢者非無人倫日用處用功有個禮卑却於大本處未能見得便不是智崇合智禮乃是性之中正處中正乃可言天地合德要之聖學與釋氏智原是不同釋氏只要見一個空聖人却是於空處見萬物一體自身與萬物一例所以此心便無所不貫人倫日用何處容增減一毫故萬物一體之學即智崇便已天下歸仁即禮卑

便是智之流行處非有二也　聖賢之學全在好惡取舍上用力隨所好惡取舍此心皆不失其正便是存養

盈天地間有形之物皆同此氣此性生生之機無物不可見子思獨舉鳶魚以生生之機即其飛躍尤易見也只順這生生之機日用百為無非天聰明用事　明道語游楊二子曰且靜坐三字極有斟酌蓋謂初學之心平日未嘗收拾譬如震盪之水未有寧時不教他默坐何緣認得此心元來清淨湛一能為萬化根本認出

來時自家已信得了方好教他就動處調習非是教人屏日用離事物做工夫乃是為初學開方便法門也

赤子之心便是聖胎如何得不失須是戒慎恐懼知戒慎恐懼防非窒慾保守得這赤子時愛親敬長一點真切的心長在便自會生聰明睿智日漸純熟便自會由善信而美大美大而聖神充到萬物一體之極如堯舜光被四表亦只是元初愛親敬長真切的心非有别心譬如果核一點生意投之地便會長出根苗來這根苗

便如赤子之心切不要傷害著他須是十分愛護這根苗便自會生榦生枝生葉生花實及長到參天蔽日千花萬實總只是元初根苗一點生意非別有生意曰赤子之心即可云未發之中否曰未發之中便已是寂然不動赤子如何說得寂然不動須是不失赤子之心則便是未發之中曰工夫全在不失上否曰不失即是知戒慎恐懼時時在幾上覺不然緣何會上達曰朱傳似謂不失了此心然後能擴充以至於大如何曰擴充二

字本出孟子只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擴充四端便是致曲便是慎獨孔孟之學至易至簡　橫渠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須要善看葢其意謂剛柔合德者乃天命之性偏剛偏柔之性乃其形而後有者也善反之則剛中柔中之性存焉其曰氣質之性曰天命之性乃其言欠瑩處故不可不善看也後之儒者但泥其立言之失而不究其本旨一誤百和遂以為真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若然則氣質者果非太和之用而天命者果超然

於二氣五行之外乎　凡看聖賢論學論義理處須是優柔厭飫久之乃能忽然覺悟到忽然覺悟却全不假思索安排矣强探力索即是邪思何縁有見惟用而不用乃是正思也　虛無寂滅與權謀伯術皆是墮在一邊知有夜不知有晝知有晝不知有夜聖人從中道上行故終日有事實無一事終日有為實未嘗為情順萬事而無情此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忠恕是體用合一的心聖人言心皆是合體用處皆要學者於幾上

認心即用即體　心是人之神氣之精靈知覺者也命之曰心本取主宰之義心之活潑潑處是性故性字從心從生指生生之心而言者也　博文約禮不是兩段工夫總於念纔起動而未形處惟精惟一則二者一齊俱致矣禮是心之本體文是感通燦然處　心元是純粹至善大學云止至善其實只在人止之耳失其止便如純陽之氣變而為陰了此便是惡故周子揭無欲二字為聖功之要非收拾此心到得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處不得言無欲非無欲却何從見得性善　宇宙只是一氣渾是一個太和中間清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如臯陶論九德孔子所言柴參師由偏處自有許多不同既同出一個太和則知的是性愚者豈不是性善者是性惡者豈不是性孟子却又何故獨言性善此處非功夫與天命合一不能知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一動一靜之間是天命本體造化所以神者在此故工夫

到得勿忘勿助之間即便是此體那純粹至善的頭面即便現出來便知性知天知柔知剛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隨感而應孟子言性善正於此處見得荀韓諸子不知性正由不知此一段學問工夫如今只須用功不須想像他如何工夫到得真默處即識之矣蓋氣一分殊即分殊約歸動靜之間便是本體先儒却以善惡不齊爲氣質性是理理無不善是氣質外別尋理矣　言忠信便該了靈明言靈明豈能該得忠信令人喜説靈

明把忠信只當死殺格子忠信是甚麽譬之水無絲毫泥滓十分澄澈便喚做忠信世間伶俐的人却將泥滓的水一切認作靈明六經具在何嘗言有個氣又有個理凡言命言道言誠言太極言仁皆是指氣而言宇宙渾是一塊氣氣自於穆自无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謂之命謂之道謂之誠謂之太極總是這一個神理只就自心體認便見心是氣生生之心便是天命之性豈有個心又有個性問所當然所以然之說如何曰

只一個心千事萬事總皆變化又何顯何微只形色便是天性　心無時不動獨正是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所謂幾是也聖賢戒慎恐懼正是於此處精一此處精一即用處就是體和處就是未發之中　六經並不曾空說聖人之心如何樣子都在事上見他心上面蒼然下面塊然中間萬象森然我此身却在空處立著這空處是甚麼都是氣充塞在無絲毫空缺這個便是天更向何處說天知眼前這空是天便知極四方上下往古

來今渾是這一個空一個天無中邊無遠近亦便知眼前一寒一暑風雨露雷我此身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與一片精靈知覺總是這一個空生生變化世人隔形骸分爾汝隔藩墻分比鄰見得時便是剖破藩籬即大家已登堯舜孔子禹臯顔孟路上行矣何由見得洩拾此心到黙處即是天聰明便照破矣故曰盡其心則知性知天　磨礱細一番乃見得一番前日不認得是過處今日却認得是過　見得理一又須理會分殊不獨理

會分殊非聖門之旨見得理一一言亦恐未盡學者若真實默識得此體只要存更無事一片廣大的心自然做出無限精微　四時行百物生萬古是如此這便是於穆不已即萬物觀之發生一番便又收斂收斂一番便又發生何曾一暫止息這於穆不已是甚麽是元氣如此故元氣者天之神理先儒謂陰陽是氣所以然者是理陰陽形而下太極形而上謂有氣別有理二之矣

問何以五性感動遂有善惡曰人生而靜以上純粹

至善觀四時行百物生豈容更説形生神發五性感動便已非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理本體便隨所禀剛柔不齊分數發出來所以有慈祥巽順懦弱無斷邪佞嚴毅正固猛隘强梁許多不同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然神理本體元只是無而已善學者約其情以復於靜則剛柔之氣皆變而復於中聰明睿智中正仁義出矣　無欲即是盡心盡心是謂心無虧欠心無虧欠方説得心在二五之精即是理無極之真元

是氣無極之真流行變易便為二五之精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便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知二氣五行與男女萬物本自無而有則知中正仁義之極由靜而立此圖書言不盡言之深意　有問動靜皆寂恐落空者曰似賢輩且落空亦不妨　戒慎恐懼之念時時不息不待言行事見而後有謂之前定定即誠也　戒慎恐懼乃是定時一點真念所謂主宰者便是

孝廉冀闇齋先生元亨

冀元亨字惟乾號闇齋楚之武陵人陽明謫龍場先生與蔣道林往師焉從之廬陵踰年而歸正德十一年湖廣鄉試有司以格物致知發策先生不從朱註以所聞於陽明者為對主司奇而録之陽明在贛先生又從之主教濂溪書院宸濠致書問學陽明使先生往荅之濠談王霸之略先生昧昧第與之論學而已濠拊掌謂人曰人癡一至是耶一日講西銘先生反復陳君臣之義本於一體以動濠濠大詫之先生從容復理前語濠曰

此生大有膽氣遂遣歸濠敗忌陽明者欲借先生以陷之逮至京師榜掠不服科道交章頌冤出獄五日而卒在獄與諸囚講說使囚能忘其苦先生嘗謂道林曰贛中諸子頗能靜坐苟無見於仁體槁坐何益觀其不挫志於艱危信所言之非虛也癸未南宮發策以心學為譏餘姚有徐珊者亦陽明之門人不對而出先生之對與徐珊之不對一時兩高之而珊為辰州同知侵餉縊死時人為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人羞稱之所謂蓋棺論定

者非耶

明儒學案卷二十八